

正好修行

悟因法師說禪〈五〉

池州南泉普願禪師

南泉普願禪師（748-834），唐代鄭州新鄭（今河南省鄭州市新鄭）人。著名禪宗大師，洪州宗馬祖道一大師法嗣。俗姓王，自稱「王老師」。



得遊戲三昧

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，鄭州新鄭人也，姓王氏。唐至德二年，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。三十，詣嵩嶽受戒。初習相部舊章，究《毗尼》篇聚。次遊諸講肆，歷聽《楞伽》、《華嚴》，入《中百門》觀，精練玄義。後扣大寂之室，頓然忘筌，得遊戲三昧。

【解說】

南泉普願禪師（748-834），是鄭州新鄭人，也就是現在的河南人，俗家姓王，他出家以後，叫人家稱他「王老師」。他年過三十，才受具足戒，之後開始學習「相部律」，相部律是法礪律師的律法，深入毗尼，同時也在很多善知識的座下遊學，聽許多大德講說《楞伽經》、《華嚴經》等經典，並精讀了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等龍樹學說的玄義跟論典。也對禪宗的宗旨很嚮往，因此，就去親近馬祖道一禪師，在禪師座下參

禪，這讓他就像「如魚得水」、「得魚忘筌」。把前面所學的全部放下，一心都優游在三昧的禪定裡。

普願禪師是「從教入禪」，也是從戒律進入禪修。之後，就一心親近馬祖道一禪師，在道一禪師的座下做執事。



桶裡是什麼？

一日，為僧行粥次。

馬大師問：「桶裡是什麼？」

師云：「遮老漢合取口，作恁麼語話！」

自餘同參之流無敢徵詰。

【解說】

普願禪師跟隨馬祖道一禪師坐下時，有一天，普願禪師在大眾過堂的時候做行堂，為僧人分粥。馬祖道一問他：「欸！那個桶子裡面裝的是什麼？」

普願禪師說：「老和尚！你怎麼連這些都還在問啊？你這老頭子應該閉上嘴。」其他的同參都不敢開口問：「你怎麼對老師這麼無禮？」

從那以後，跟他一起參禪的師兄弟們，不敢隨便挑剔他，也不敢與他辯經。

其實這對師生之間沒有不敬。他們用的是「工夫的語言」，意思是說：既然「揚眉瞬目、起心動念」都是禪，我現在為大眾分粥、分菜，這些都是禪的修行工夫。一言一行都是禪修的工夫。能不能「懂」？能不能「得體」？彼此在工夫上面能否相應？這些禪門話語，有粗淺的，也有的是很深的禪修見地，是不一樣的。



不下南泉三十餘載

貞元十一年，憩錫于池陽，自構禪齋，不下南泉三十餘載。大和初，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，遂與監軍同請下山，申弟子之禮，大振玄綱。自此學徒不下數百，言滿諸方，目為郢匠。

【解說】

唐德宗貞元十一年（795），普願禪師到安徽池州南泉山建立禪堂，深入禪修，三十年都沒有下山。自此，他被稱為南泉普願禪師。南泉山是他開始弘化禪修的地方。

唐文宗大和（827-835）初年，有一天，有位朝廷宣撫使陸亘，非常仰慕禪師風範，就來親近普願禪師。禮請普願禪師下山來引導弟子們，自此普願禪師的禪法開始興盛，學眾不下數百人，禪風普及，譽為宗師。



南泉斬貓

師因東西兩堂各爭貓兒。

師遇之，白眾曰：「道得即救取貓兒，道不得即斬卻也。」

眾無對，師便斬之。

趙州自外歸，師舉前語示之。趙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。

師曰：「汝適來若在，即救得貓兒也。」

【解說】

「南泉斬貓」是南泉普願禪師很有名的公案。源頭出自住眾產生紛爭。當時寺裡來了一隻貓，兩團的人為了貓而起爭執。普願禪師出面處理，說，若有人「道出」，就救了這隻貓；如果不能說出「道」在哪裡，就把貓處斬，了卻一樁糾紛！大眾啞口無言，無法道出個道理來。

「道」是雙關的語言，其一是講出道理的「道」，其二是「說」也叫做「道」。

這一隻貓是誰的？

是「我、我的、我執」？貓怎麼會屬於誰的呢？

結果普願禪師就把那隻貓剝成兩段。這個手段非常激烈，是生死兩界！這時趙州從諗禪師剛好從外面回來（趙州從諗禪師是普願禪師的弟子）。普願禪師就把剛才的事跟他重述一次。

趙州從諗禪師聽完，就蹲下來，把鞋子脫下來，放在自己頭上，走了出去。

普願禪師看到從諗禪師的「回答」後，說：「如果你剛才坐在這裡，就可以救了那隻貓。」因為趙州禪師已經表達出「道」在哪裡。道不可說，很多的道理，不是用語言能夠啟悟的，開悟的人用「無言的語言」在表達——從諗禪師無言，貓兒也無言。

「南泉斬貓」是中國的禪法裡面非常有名的一段典故，也是一個機鋒。禪宗門庭常常是用這樣的機鋒，來啟發大家的悟性，也是一種教學。

我從這則公案看到了祖師們在教導後學如何處理「諍」。「諍」就是

爭執、不平，即意見不一致。

佛制的戒律記載了處理「諍」的方法。「諍」有很多種，一般說來有四種諍，即「言諍」、「覓諍」、「犯諍」、「事諍」。

一、「言諍」：狹義來說，是因為佛教義理、法相上的分歧；廣義來說，言諍是指除了下面三種特殊情況的諍事以外，都屬於「言諍」。

二、「覓諍」：就是兩造彼此說法不一。僧團裡有人犯戒，必須先要有人舉罪，找出犯在何處、何人、何法、何事。若當事人不認錯，不認為自己做過這樣的行為，僧團其他人的意見又不統一，此時就會產生「覓諍」。

三、「犯諍」：主要是針對當事人犯戒，在所犯戒的種類或罪相輕重上，於判定上有分歧，即是「犯諍」。

四、「事諍」：即對成辦「羯磨法」的法、事、人、處是否如法的意見不一樣。這是審定程序問題，「羯磨」如不如法的重要性，就像立法院開會，要求程序合法一樣。

道場裡出現「諍」，應該要有人處理。現在，這一隻貓是屬於哪一邊的？「道」在哪裡？你們在爭什麼？

普願禪師「斬貓」的處理，我看到時也是嚇了一跳。佛教的戒律是不可以殺生的，殺人有殺人的處分；殺畜生可以懺悔，懺悔之後，還是可以留在僧團。但，殺罪還是有業障、業報的。

南泉普願禪師的禪法手段、方法、方便，是有點過度激烈了，已逾越聲聞戒法的止持戒。

中國禪法到了「洪宗禪」以後，透過很多的方便來教導、啟悟學生，而「揚眉瞬目、起心動念」都是指導的方法。禪師運用各種手段、方法，就是要讓弟子們能夠當機立斷、馬上體會，達立竿見影之效，這看出了禪師教學的悲憫與俐落。在戒與乘緩急間的手段已有改變了。

相對來看，佛陀的「戒律」在禪宗門祖庭已經有一些顯著的變化。「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。」叢林的「建」，是一個一個……慢慢地建起來，因應參學的人越來越多，後來的禪師教禪的方式是隨著各人的接引，更加俐落、開放，弘法的熱情更加熾熱，甚至還有呵佛罵祖、焚燒木佛之舉。



南泉遊莊舍

師擬取明日遊莊舍，其夜土地神先報莊主，莊主乃預為備。

師到，問莊主：「爭知老僧來，排辦如此？」

莊主云：「昨夜土地報道，和尚今日來。」

師云：「王老師修行無力，被鬼神覷見。」

有僧便問：「和尚既是善知識，為什麼被鬼神覷見？」

師云：「土地前更下一分飯。」（玄覺云：「什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？」雲居錫云：「是賞伊罰伊？只如土地前見，是南泉，不是南泉？」）

【解說】

有一次，普願禪師到莊園去視察耕地收成，同時也去慰勞辛苦的佃農。他到莊園時，莊主已經準備好豐盛的物品來供養禪師。禪師說：

「你們怎麼知道我要來，準備了這麼豐盛的饗宴呢？」

莊主說：「昨天晚上土地神告訴我們：『和尚今天要來』，所以我們就先準備了。」

禪師聽後，答道：「我很慚愧，自己修行不力，竟被鬼神看見我的行跡、我的心念。」

有位同行的僧人問：「老和尚您是得道的高僧，為什麼會被鬼神知道你的行蹤呢？」

普願禪師說：「請在土地神的牌位前，多供上一份的飯。」

老和尚就講到這裡，這段公案，其他的禪師有不同解讀。

玄覺禪師認為：「那位土地神的神位在什麼地方啊？神位前還要再放一碗飯，是放在哪裡呢？」

雲居清錫禪師問說：「這是賞土地神呢？還是罰土地神？土地神之前所看見的，是南泉禪師呢？或者不是南泉禪師？」

土地神窺見南泉禪師起心動念的趨向，還先跟莊主預報——他心通，但土地神所見到的，即是南泉禪師即非南泉禪師？這也成為了後來禪師參學、參公案、參身心生處的公案。



不是心 不是佛 不是物

師有時云：「江西馬祖說『即心即佛』，王老師不恁麼道，『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』。恁麼道還有過麼？」趙州禮拜而出。

時有一僧隨問趙州云：「上座禮拜了便出，意作麼生？」

趙州云：「汝卻問取和尚。」

僧上問曰：「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他卻領得老僧意旨。」

【解說】

南泉普願禪師自稱「王老師」。有一次，南泉普願禪師對著大眾說：「馬祖道一禪師說：『即心即佛。』可是王老師不這麼說。我認為『不是心，也不是佛，更不是物。』這麼說，有錯嗎？」

趙州從諗禪師聽了，他就頂禮，然後就走出去了。

當時，有一位僧人問趙州從諗禪師，說：「上座，您頂禮以後就出去了，是想表達什麼嗎？」

趙州從諗禪師回答：「這個你應該回去問南泉普願禪師啊！」

於是，這位僧人就在上堂的時候，問南泉普願禪師：「剛才從諗禪師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普願禪師說：「他叫你回來問我，我現在回答，他已經領悟了老僧的禪修意旨。」

領會什麼？馬祖道一禪師說「即心即佛」，普願禪師主張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也不是物」。這裡有當時的心境跟教學的主張，只能自己去領會。



失牛失火

師見僧斫木，師乃擊木三下，僧放下斧子，歸僧堂。師歸法堂，良久卻入僧堂，見前僧在衣鉢下坐。

師云：「賺殺人！」

僧問：「師歸丈室，將何指南？」

師云：「昨夜三更失卻牛，天明失卻火。」

【解說】

南泉普願禪師有一次看到一位很用功的僧人，正在柴房劈柴。普願禪師就走進柴房，在木柴上敲三下。這位僧人馬上放下斧頭，回到他住的地方。

看到僧人回僧堂以後，普願禪師就回到法堂。後來又想看看那位僧

人在做什麼，就到僧堂去。看到那位僧人將衣鉢都掛著，就在掛著的衣鉢下面打坐。

普願禪師說：「你這個是騙人的啦！」

這位僧人就問：「老和尚回到方丈室，拿什麼來教導弟子？」

普願禪師回答：「昨天三更，我就把牛丟了，天亮起來，我又把火也丟了。」

普願禪師的意思是什麼？就是放下、再放下。某些東西不是外相上面所呈顯的，要清楚祖師的言外之意。我們不要聽他丟什麼，而是他的「主軸」是什麼？在這一則公案裡，就是「放下」。



拽磨

師問維那：「今日普請作什麼？」

對云：「拽磨。」

師云：「磨從爾拽，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。」維那無語。

(保福代云：「比來拽磨，如今卻不成。」法眼代云：「恁麼即不拽也。」)

【解說】

有一天，普願禪師就問維那師：「今天『普請』，大家要做什麼？」

「普請」就是叫大家全都要出坡大掃除。在叢林裡面，大家都有一定的工作，每天都要義務勞動出坡。

維那師就說：「拉磨。」

「拉磨」就是拉石磨研磨穀物，石磨臼子中間有一個磨心，大家推拉磨手，去掉穀殼。當年惠能大師還是盧行者時，到五祖的黃梅道場去求出家，五祖叫他到後面去拉磨，這是一種苦役。

在叢林裡面，有很多普請，大家都出坡。從前沒有電，挑水、劈柴、研磨，或者建築要堆磚頭、堆石塊，幾乎都是用人力的。這一回的普請，就是要拉磨。

普願禪師說：「拉磨的時候，『磨』是要拉的，怎麼拉都可以，大家一起來出力，只是不能轉動石磨中心的磨心。」

因為拉磨目的是要去除穀殼，如果磨軸一拉動，石磨不就壞掉了，反而不能去除穀殼了。

後來的禪師，把這則也當作公案。問說：「本來要拉磨的，現在卻不行了。」

為什麼不行了？你叫我們不要動了軸心，這樣的話，就不拉了。

拉或不拉？拉。但是要清楚拉什麼。

從前禪宗的祖師說：「幫小朋友洗好澡，澡洗過，水不就髒了嗎？你倒掉水，不能一起倒掉小朋友。」一起倒掉，是本末不清。

石磨轉動，你怎麼拉都好，磨心就是不能動，並不是說不要拉。這裡面都是機鋒，話外有話，不是在探討字面意思。祖師總是言簡意賅，很快就能夠抓到「畫龍點睛」的那個「睛」。





畫圓

師與歸宗、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。

師先於路上畫一圓相，云：「道得即去。」

歸宗便於圓相中坐，麻谷作女人拜。

師云：「恁麼即不去也。」

歸宗云：「是什麼心行？」

師乃相喚迴，不去禮國師。

（玄覺云：「只如南泉恁麼道，是肯底語，不肯語？」雲居錫云：「比來去禮拜國師，南泉為什麼卻相喚迴？且道古人意作麼生？」）

【解說】

有一次，普願禪師跟師兄弟歸宗智常禪師、麻谷寶徹禪師一起去參拜「南陽慧忠國師」。南陽慧忠國師是六祖惠能大師門下，法緣非常殊

勝的一位禪師。

他們在路上走的時候，普願禪師在地上畫了一個圓圈，說：「說得出來，我們就去。」

歸宗智常禪師進去坐在圓圈圈的中間，都不動。

第二位麻谷寶徹禪師就學著婦人家拜佛的樣子。

普願禪師說：「既然你們這樣表達，我們就不用去了。」

為什麼呢？一個坐在圓圈裡不動了，一個學著婦人在禮拜。婦人就是「歸」，以主跟輔而論，我是主，你是輔，那意思就是：由我決定，我們就不用去了。

歸宗智常禪師問：「懷著什麼心境的人才可以去呀？」

普願禪師不回答，就招呼他們回去了，不用再去了！

這些都是打機鋒，也在考驗工夫，也是一種方便的教學法，不是用一般語言來解說的。這影響之後的禪宗，常用以圖來表機鋒，如《牧牛圖》、《十牛圖》都是禪宗教材，內容不是在說牛，是在說主人翁在哪裡？不要丟了你的主人。禪宗教學法是非常活潑，「揚眉瞬目、起心動念」，都是大德很可貴的教學。



衲子難謾

趙州問：「道非物外，物外非道。如何是物外道？」師便打。

趙州捉住棒云：「已後莫錯打人去。」

師云：「龍蛇易辨，衲子難謾。」

【解說】

有一次，趙州從諗禪師問南泉普願禪師說：「道不在物體之外，物體之外的不是道，什麼是物體之外的道呢？」

普願禪師聽了，拿起棍棒就打。趙州從諗禪師把棒子抓著，說：「以後不要再打錯人了。」

可見那時候參禪，很多時候用棒子打的，有很多種教學手段。

謾，欺騙，有誑妄義。南泉普願禪師說：「龍、蛇容易分辨，禪僧

難以矇騙。」

怎麼樣才叫作弟子呢？弟子猶如「青，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」、「青出於藍勝於藍」，禪宗可以一代一代更加發揚光大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

如夢相似

陸亘大夫向師道：「肇法師甚奇怪，道萬物同根，是非一體。」

師指庭前牡丹花云：「大夫，時人見此一株花，如夢相似。」

【解說】

有一位名叫陸亘的宣撫使，就是他請普願禪師下山來弘法。

陸亘問普願禪師：「僧肇法師曾說：『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』這說法真奇怪。」

僧肇法師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親近鳩摩羅什的法師，他寫下非常著名的《物不遷論》。

《物不遷論》裡有：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」天地怎麼會跟我同根？我死的時候，天地還在運轉，怎麼會同根呢？這世間萬

物，有情跟無情，怎麼是跟我同一體呢？

於是，南泉普願禪師就帶陸亘去看牡丹花。

普願禪師說：「我們看這一朵花，其實就像夢一樣，天地萬物都是夢一場。」

如果用夢一場來看待，萬事萬物都是同根，都是一體的，天地萬物用「無言的說法」，在說著「夢」，就是無常變化。

普願禪師並沒有多作解釋，而是用禪者「心領神會」的方式來教學。



以何為境？

問：「十二時中以何為境？」

師云：「何不問王老師？」

僧云：「問了也。」

師云：「還曾與汝為境麼？」

【解說】

有僧人問普願禪師：「一天十二個時辰當中，以什麼作為你心攝受的那個境界呢？」也就是在問：你在關心什麼？

普願禪師說：「你為什麼不去問王老師呢？」

僧人說：「問過了。」

普願禪師就回過頭說：「那些還稱為你的境界嗎？」

一天十二個時辰以什麼為境？你真的關心嗎？你既然問了，不就因為你關心嗎？你關心的，不就是你的境嗎？如果不是，什麼才是呢？

在我們心境裡面漫轉來去，既是關心又不作意，只是虛逛，怎會產生定力和禪心呢？！心安住是用心。



空中取珠

問：「空中有一珠，如何取得？」

師云：「斫竹布梯空中取。」

僧云：「空中如何布梯？」

師云：「汝擬作麼生取？」

【解說】

有位僧人問普願禪師：「如果天空中有一顆珍珠，要如何取到？」

普願禪師就教他方法了，說：「你趕快去砍竹子做竹梯，然後爬上去，不就可以拿下來了嗎？」

僧人說：「欸！怎麼這麼奇怪呢？天空怎麼可以掛梯子呢？」

普願禪師反過來問他說：「那你打算怎麼把它拿下來？」

這又回到原來的問題了。

既然是「空」，你回到「空」，不就得了嗎？「空」回到「空」，就只有「空」，珍珠到底在哪裡？沒人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只能自己解答。

禪修不是要給答案的，而是你心裡原來的點在哪裡？就回到那個地方。



相撲

僧辭，問云：「學人到諸方。有人問：『和尚近日作麼生？』未審如何祇對？」

師云：「但向道：『近日解相撲。』」

僧云：「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一拍雙泯。」

【解說】

有一個僧人來辭別。僧人問普願禪師說：「我到各個地方去，如果有人問我：『老和尚近來都在忙什麼？』我該怎麼回答？」

普願禪師說：「你就說，我最近在研究相撲。」

僧人問：「相撲做什麼？」

普願禪師回答：「一拍手，就倆倆雙雙的都消泯了，都沒有了。」

人家問老和尚在忙什麼？他說在研究相撲，「相撲」是兩個人打鬥，意思是：我現在就是忙著對境、對學生、對教學，我一拍手，就完全放下，什麼都沒有了。



水牯牛

師將順世，第一座問：「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？」

師云：「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。」

僧云：「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？」

師云：「汝若隨我，即須啣取一莖草來。」

師乃示疾，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：「星翳燈幻亦久矣，勿謂吾有去來也。」言訖而謝，壽八十七，臘五十八。

明年春入塔。

【解說】

普願禪師晚年時，有人問他說：「您圓寂要到哪裡去？」

普願禪師回答：「我圓寂後，到山腳下去做水牯牛。」

那位僧人就問說：「我隨和尚一起去，行不行？」

普願禪師回答說：「若要隨我去，你必須要銜著一根草來，不然怎會碰上呢？」

什麼叫一根草？這根草跟水牯牛是相應的。你要跟水牯牛相應，你要有福報，才能遇到這麼好的禪師。普願禪師在八十七歲圓寂，圓寂前，對著徒眾說：「星星已經遮蔽了，燈火已經慢慢地暗了，我也該走了，但是你不要跟人家說：我有來有去、有生有死哦！」因為他要到山腳下做水牯牛。

或許我們會想：老和尚怎麼去做水牯牛呢？怎麼在畜生道呢？心境不一樣。禪師所說，已經不是什麼投生做牛的問題了，而是禪師引導後學的一個公案。

南泉普願禪師的影響

馬祖道一禪師主張「即心即佛」，南泉普願禪師主張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」，同時他也反對「以知為道」的觀點，認為「道不屬於知」，不是知識性的。「智」也不是「道」。他把六祖惠能大師「無念就是道」，發展為「平常心是道」。所以，南泉普願禪師認為「起心動念、揚眉瞬目」等日常生活都是「道」，都是佛性的顯現。他有很多的奇特言行，甚至是「南泉斬貓」，相當特異獨行，是「向異類中行」的奇特引導的教學，非常突出。

他留下的公案非常多，值得我們好好參究。但工夫不到的人，學習他的教學方式會有些危險，他的弟子就曾說：「老師，你的棍棒不要打錯人。」

我們學習的是南泉普願禪師的禪風，但我則是體會到了禪師悲憫的心，禪師說百年後，要在山下做一頭水牯牛，即是他永遠跟百姓們在一起。